



三 通 小 叢 書

男 清 姬

日本本文學

近松秋江等著

查士元等譯

上海三通書局

1072

目次

密柑（芥川龍之介作）高汝鵠譯……………一

男清姬（近松秋江作）查士元譯……………三八

陽傘（藤森成吉作）高汝鵠譯……………七六

男清姬

蜜柑（芥川龍之介作）

高汝鴻譯

男 一個冬天的日暮，我在由橫須賀開發的上行二等客車的一隅坐下，茫然地等待着開車的口哨。早就上了電車的客車中，稀罕地是除我而外沒有一個人的乘客。看車外時，在薄暗的月台上也稀罕地連一個送行的人也沒有，只有關在檻裏的一匹小犬時時悲哀地吠着。這些情景和當時我自己的心境，不可思議地相似。我的頭腦中有說不出的疲勞和倦怠，浮着像要下雪時的天空中的那種陰影。我儘把兩手揣在外套的衣包裏面，連想把衣包中的晚報取出來看的精神都沒有。

1 但是，不一會開車的哨子聲響了。我微微感覺着了一些心境的緩和，把

頭靠在後面的窗限上，若有意若無意地在等待着眼前的停車場的向後滑退。

但在那期待之前卻有匆匆忙忙的『日和下駄』（平常晴天所用的低齒木屐）的聲音，先在剪票處聽出了，回頭瞥着車掌的一番叱責聲，我所乘着的二等室的門突然大開，一位十三四歲的小姑娘慌慌張張地跑了進來，同時車體振動了一下，徐徐地開駛了起來。一根一根地從眼前梭過的月台的廊柱，像放忘記了一樣的運水車，以及向車內之客人道謝着的『紅帽子』（代客人運搬行李的小使）——那一切都在飛撲向車窗來的煤煙中，像有留戀的一樣朝後倒了去。我漸漸地寬了心，把香菸接着火，開始把疲倦的眼臉睜起來，向坐在前面的小姑娘瞥了一下。

那完全是一鄉村姑娘，毫無油澤的頭髮籠在頭上結着一個卷鬘，有橫裂皺痕的兩頰漲紅到令人有點惡心的程度。而且在那有點髒垢的蔥白色的毛線

領襟蹣垂着的膝頭上，抱着一個龐大的包單包子。那把包袱抱着的有凍瘡的手中，用心地緊緊握着一張三等車票。那小姑娘的粗鹵的面孔我已經不喜歡，那服裝的不清潔也令人不快，最後是連二等和三等的區別都不能分辨的愚蠢的心更令人想生氣。因此把香菸吸燃了的我，一面是存心想忘記了那小姑娘的存在，這回卻從衣包中把晚報取出，漫然地在膝上展開來看。看時，落在晚報紙面上的外光，突然變成了電燈的光，印刷不良的幾欄的活字意外鮮明地浮在了我的眼前。不用說在這隧道多的橫須賀線上，火車現在是要穿進第一個隧道的。

3
但就把被電燈照着的晚報展開着，要療慰我的憂鬱，世間上卻仍然充滿了過於平庸的事體。媾和問題，新婦，新郎，瀆職事件，喪事廣告——我在竄進了隧道的一瞬間，起着一種錯覺，就像火車在逆行着的一樣，幾乎是機

械的地把眼睛在那些索漠的記事上移動。然而在那期間不用說依然是意識着有那位小姑娘，帶着一個就像把卑俗的現實具體化了的面孔的，是坐在自己的前面。這隧道中的火車，這位田舍姑娘，以及這由平庸的記事埋沒着的晚報——這不是象徵是什麼呢？不是這不可解的，下等的，無聊的——人生之象徵是什麼呢？我覺得一切都難耐，把讀着的晚報拋開，又把頭靠在窗限上小，像死了的一樣把眼睛閉着，開始假睡起來。

叢 接着經過了幾分鐘之後，忽地像感受着了什麼脅迫不期然地向周圍一看，不知何時那小姑娘已從對側把座位移到了我的鄰席上，不住地想打開窗子。但是重的玻窗卻像很不容易打開。那滿有皺裂的臉愈見地紅，時時有提吸鼻涕的聲音，和微細的脫氣聲一道，匆遽地達到我的耳裏。這不用說多少是可以引起我幾分同情的。但是火車是將要進隧道口的，單由那在暮色之中僅

僅有枯草明顯的兩側的山腹逼近到了窗邊來的一點也可以知道的，而那小姑娘偏偏要把掩閉好了的窗扇打開，——那理由我是不能了解的。不僅那樣，在我實在只覺得是那田舍姑娘的任性。所以我也就在心中仍然懷着不平的感情，以冷酷的眼睛，就像在祈禱她永遠不能成功的一樣，望着那有凍瘡的手要想打開玻璃的苦戰惡鬪的樣子。俄而，火車曳着猛烈的聲音衝進了隧道，而同時那姑娘想要打開的玻璃，終竟拍搭一聲向下降下了。從那方形的窗孔中，像把煤炭溶解了一樣的濃黑的空氣，突然化成了窒息的煤煙，朦朧地向車內湧入。本來是喉噪有病的我，連把手巾來障着顏面的機會都沒有，滿面被那煤煙濯蕩着，因此便幾乎連氣息也接不過來地噙咯了起來。然而那田舍姑娘卻沒有介意我的神氣，把頭向窗外伸出去，卷鬢的鬢毛在暗風中吹蕩着，不動地望着火車行的方向。把那個姿勢在煤煙與電燈光中瞭望着，假如窗

外不是已經發白，從那兒沒有土香，枯草香，水香，清冷地流進來，好容易喀止着了的我，沒把頭掉過去叱責那不認識的姑娘，一定是起了身來把窗戶關還了元的。

三 但是火車在那時候已安穩地穿出了隧道，正要通過一處挾在有枯草的山

通 與山之間的小村子外的交叉路口。路口近處都是一些貧寒的茅草屋頂和瓦屋
小 頂湊雜不堪地建立着，大約是守路口的人所搖着的唯一的一面淡白的旗，懶
叢 慵慵地在暮色中搖動着。剛好把隧道穿出的時候——在那蕭索的路口柵欄的
書 過邊，我看見了三個面孔紅紅的男孩子翹首駢立着。他們就像爲那陰晦的天

氣所壓縮了的一樣，都是矮矮的。而且所穿着的衣裳和那村外的暗淡的風物是同樣的顏色。從窗孔伸出了半身去的那位姑娘。把那生着凍瘡的手一直伸出去，用勁地向左右擺了一下，忽然有使人驚心醒目的爲和暖的日色所渲染

了蜜柑，有五六個的光景，向送着火車的男孩子們頭上，零亂地由空中降下。我不期然吞了一口氣。在一剎那間我把一切都了解了。那位小姑娘，怕是從此要出門去幫人的小姑娘，把懷中揣着的幾個蜜柑，從窗上投了去，犒勞那特意到交叉路口來送行的她的弟弟們。

帶着暮色的村外的路口，像小鳥一樣叫着的三個男孩子，在他們頭上亂墜着的鮮明的蜜柑色彩——一切都在火車之外，連是眼的時刻都沒有地便通

過了。然而在我的心上，這些光景卻活鮮鮮地烙下了印痕。而從那兒更意識到有一種不知其所以然的明朗的心趣湧上了來。我昂然把頭擡起來，完全是看見另一個人一樣，注視了那位少女。少女幾時已經退回到了我前面的座位上，依然把滿臉皸裂的面色埋藏在蔥白色的毛線領襟內，抱着大的包袱的手，緊緊地握着那張三等車票。……

我在這時把那不可言喻的疲勞和倦怠，以及不可解的下等的人生，才略略地忘記了。

男清姬（近松秋江作）

查士元譯

三 鍾

一

小 七月之初，很熱的一天，加茂把手臂靠上日光行的車箱中的窗沿上，吹受着涼風，眺望着青青的田圃的過去。

書

避暑時節將到未到，二等車廂中靜靜的沒客乘着。脚夫給他找定了位置，便此把新式的旅行皮箱和大的布囊當作摒，廣占了坐位的兩端。

今年霉雨時節雨下得很少，炎夏比往年來得早。非常病暑的他，從六月底以來突然劇變了的酷暑，使他吃驚，便此狼狽的逃出了都會。

向北行的火車，他還是幾年前坐了的。他想着這些，却也感到這般的又能自由的旅行的淡味輕鬆的愉快。

男 他坐在車廂中，看着遠方的山；渡過大的鐵橋時，他竟孩子般的歡喜。在沒到宇都宮之前，炎烈的太陽，正射入窗內；但一出那里分路上日光路線時，火車便漸漸的走進了深林。寒竦氣觸人肌骨。霧一般的細雨，從窗裏吹進來，冷冷的濡上了臉。

清 一會到了日光的車站，單衣竟至不勝寒一般的。終於雨是像樣的落下來了。加茂又叫了脚夫，從窗裏交給了兩個手提物，叫他即刻搬到馬返行的電車中去。

9 到了神橋，吊掛在皮把手上般的滿滿的乘客，下去了一大半，電車便在越起勁的落下來的雨中，走着緩緩的斜坡，深深的上山去了。沿着大谷川的

兩峰的羣山上，都有厚霧濛濛籠罩着。

加茂雖在長期間，曾慣受寂寞；但回顧這般的逃出了多刺戟的繁華的都會，去入深山的自己，便也不感到淒涼。雖是七月初了，山上在僅少的平地上開墾出來的旱田裏，青麥還枯了一般的立着，豌豆都結着實。

三 到了馬返，電車便沒有了。他走進那里的憩腳茶店，去進他的遲宴的晝飯。鰯魚的菜，硬的飯，他有味的吃了。然後在那裏把手提物載進一部小車裏；自己搖搖的坐在兩人拖的車中，登上了曲折的六里路的急急斜路。

書 車夫時時停下了拉手，指說着對面懸掛在溪上的瀑布之名，講着華嚴之

瀑布的投身自殺者的故事。在馬返一時曾停了的雨，又以急勢，在深茂的林中發出響聲下來了。薄暗的山中越暗了，寒氣也就越沁入肌骨。到晚上纔到了中禪寺湖畔。

加茂打算在這山中過暑而來，不單是避暑爲目的；另外却還有他的理由。他想如果可能的話，他總想如何的能完全斷絕了女人。他想一切愛慾的滅絕，如果能成功，自己的心便會覺得是怎樣的輕鬆。他一直是受着女人的非常困惱中過來的。想起了長期間的過去，好似他始終被囚困在女人中活着過來一般。他也曾有甘心的把自己委身於那誘惑中，起時很安心。但仔細想來，越覺得男子是永遠只爲了女子勞着心的。當女人把身子委之於他的胸前時，開始雖是美麗的姿形，在後便都變成了妖魔。正像戶隱山上的女鬼，漸漸的現出了原形。因此他想如何的能把女人這惡魔從頭裏趕去，則他會覺得怎樣的舒服。

只是在都會中的時候，不管是認識的或不認識的，一切女人，都似用了

各種方法，不時的誘惑着自己。便是走在路上，女人也常常來攪亂神經。

因此他纔這樣的逃進到山裏來。

但是，這也不過欺騙着他自身。是的，他確已遠離了女人的肉體很久了。但頭腦裏却常住着女人的姿形。不論是怎樣的女人，總之，他不能不去想女人。如果沒有可想的女人，不單寂寞得不能耐；沒有可想的女人時，在世間所見的所聽的，簡直一切都沒有什麼興味了。

三

他確渴望着女人。但他雖是怎樣的渴望女人，他總不欲重去找求現實的女人，和她們接近。對於女人已經疲勞着的他，現實的女人之外，他更愛空想中的女人。回想起曾發生這關係的女人，追懷過去的緊張的興味，藉此醫治他對於女人的渴望，這方法比去和現實的女人發生關係，不知自由容易了。

多少。

今年春天，街頭柳樹都已青青的透出了嫩芽，大街上時有結綵的電車通過的時節，他常和十五六個知己，在銀座街的某咖啡館中作了普通的晚飯的聚餐後各各分散；他則和其中二三人，一直同伴着到最後，便在中途換乘了清電車。

這一夜大家說着玩笑，並都以爲還不錯的那遊女，在後走進了另一室，橫下身子來一看，竟是意外的一隻好看的臉。她不和她們這一類女人般，有一種血枯的簡直是可怖的容貌；她是兩頰豐滿，頭髮蓬鬆的色白皮滑的女人。

13

用深紅粗大的，鑲上縫邊的帶來吊着，擴張開在衣架上的華麗的友禪縮

緬料（一種縐紗石）的長襯衣的模樣，似浮在電燈的朦朧的光影中。

紅裏子的睡衣，與女人的白粉和薰香香油的氣味相融合，漂浮着一種異樣的誘惑男子的香味。那是焚燒伽羅香薰着的氣味。

『請安靜的睡下，我去一下便來。』

三
通
小
叢
書
遊女這般說了出去之後，他嗅着強烈的異香；把柔軟的被蓋到頭上。長長的廊下的足聲，遠遠的室內彈着的三絃和太鼓的音，他在靡爛了的頭腦中無意的聽着。他便想那遊女不同來也得。他想這般的不受騷擾的便長睡到明朝。但不安靜的頭腦中，仍留有在消沉下去的深夜中的彈着「新內」和「淨瑠璃」調的三絃的音色，使人麻震難熬般的響着。使覺得什麼事都可隨運去搬弄。

他不能耐了，蠕蠕的從被裏起來，走到三層樓的廊下眺望着下面，十二

時過後的大街上森靜無人聲之中，是爲了誰的顯豪，深夜寒氣中有人彈着三弦走去。加茂拿了半塊錢銀幣，正想從高高的丟下去，却背後有人道：

『你在幹着什麼？』

男

遊女回來了。

『請別丟了罷；哦，已經很遲了呢。』

清

翌晨醒來洗了臉，吸着香煙，再仔細看時，遊女在白色中畫上了深濃柔軟蠶一般的眉毛，大的島田式髻上插着粗粗的樺色的首飾。

姬

他想到了昨夜買得了這女人一夜時，自己的生活的內容，便似重又增豐了一層。

15

一會他走出了那里。在麕春暖日下，走過茂草公園的歸途中，也進了一升牛肉菜館，（在關西一帶，專供牛肉料理之店。並有浴室。）在潔淨的早